

纪念二十世纪著名哲学家诺齐克

[美]K. 葛沃茨 / 文 梁虹 / 译

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教授是20世纪末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于2002年1月23日凌晨去世，享年63岁。早在1994年他就被诊断患有胃癌。

诺齐克，同为作家和教师，其渊博的知识和迷人的风度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去年秋季，他还在讲授《俄国革命》这门课程，而且还计划在春季继续开这门课。他的最后一部主要著作是《恒定性：客观世界的结构》，于2001年10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诺齐克的老朋友，费里克斯法兰克福的法律教授阿兰·德舍韦茨(Alan Dershowitz)说，直至逝世前一周，诺齐克还在与同事进行讨论，并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德舍韦茨说：“直至最后一刻，他的思想始终都是那么敏锐而超群。”

他说，诺齐克“不断地在探索，不断地在学习新东西。从严格意义上说，他是一名非常合格的大学教授。在教学中，他诲人不倦，一丝不苟，对待学生不偏不倚。他是一名出色的教师，对自己已有的观点总是反复推敲，并能与他的学生和同事们一起分享他的新看法。他的独特的哲学思想已经影响了几代读者，而这种影响力必定还会继续影响未来的人们。”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H. 萨默斯在谈到诺齐克的逝世时说，“罗伯特·诺齐克故去的消息令我深感悲痛。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勇于挑战的学者，他的影响力早已远远超出了他所属的哲学领域。他的逝世是哈佛和整个思想界的巨大损失。我们会深深怀念他那充满活力的头脑和生机勃勃的言行，而他的思想和为我们树立的典范将继续在未来丰富并充实着我们。”

艺术与科学系主任杰里米·R. 诺尔斯说：“罗伯特·诺齐克是一位有着不凡见地的哲学家，在校内外的学生和同仁中都有着广泛影响。哲学界与哈佛的这一损失令人痛惜。”

哲学教授克里斯廷·克斯加德说，诺齐克是“一位睿智的、无所畏惧的思想者，在讨论中很快就能即兴发挥，似乎对一切都充满兴趣。无论在写作还是在教学中，他绝不墨守成规，而是在兴趣的引导下徜徉于哲学的许多领域。他的著作涉及了极为广泛的哲学问题，甚至还包括这些哲学问题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他在患病晚期直面病魔的勇气和他忘我的、不懈的工作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诺齐克的观点颇有争议、发人深思，不止在学术界，甚至在全世界都引起广泛注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的第一本书《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1974)使他由一位仅在专业领域稍有名气的年轻哲学教授变为位不情愿的民族政治运动的理论家。

他的这本书是针对《正义论》(1971)所进行的批判，《正义论》的作者是他的哈佛同行，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期的荣誉退休教授约翰·罗尔斯。罗尔斯的书从哲学角度对政府福利国家加以肯定，并以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了国家通过重新分配财富的方式以资助贫困者和弱者的合理性。

诺齐克在他的书中指出，个人权利是首要的，他认为，即便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家，防止暴力与偷窃以保证对契约的强制履行也被认为是正当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并被《时代文学增刊》列入“百部战后最有影响的图书”。

诺齐克最初是位左派激进分子，后来在研究生期间，受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海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著作的影响，转为一名自由论观点的持有者。有人称他为右翼思想的倡导者，他从未因此感到不安。

1978年，他在《纽约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右翼喜欢带有自由市场倾向的争论，而不喜欢有关诸如同性恋权利等个人权利的争论，我却把这些都看作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

无论批评家们是否认同书中的政治含义，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诺齐克生动、明晰的写作风格大加赞赏。在内容晦涩的作品所惯用的写作手法中，诺齐克的风格被赞誉为一阵清新的空气。

他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解释到：“哲学家们似乎试图寻找某种方法，以把他们的谈话对象逼到无路可逃的境地。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虚张声势地吓唬人呢？这实在算不得一种好的品行。”诺齐克的第一本书已使他声名远扬，备受关注，而他在第二本书《哲学的解释》(1981)中探讨的领

域，却与他的第一本书相去甚远。他学术生涯的特征就是，他的知识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有一次，他告诉记者：“我不想在写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这类书中度过余生。”在《哲学的解释》一书中，诺齐克提出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主观体验之本质，为什么有胜于无等命题。在许多学究式哲学家眼里，这些命题缺乏意义，相互间毫无关联，不值得探讨。而在对这些论题的探讨中，他摒弃了严格的哲学研究的论证思想，而是采用哲学研究多元论的方法取而代之。

“有许多哲学观点互不相容，对此不能采取排斥或抛弃的做法，”在《哲学的解释》一书中，他写到，“哲学所产生的应是大量有价值的观点的罗列。”诺齐克指出，可以根据其关联性和适宜性将这些大量的观点加以整理，因为即便是二三流的观点也可能会包含着有价值的真理和见解。诺齐克在他的下一本书《生命之检验》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哲学多元论。在探求个人对社会的关系时，他同样地强调解释，而非论证。

在他的《理性之性质》(1995)一书中，诺齐克的论题是，什么样的准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支配作用，以及为什么我们从不只按照我们的一时冲动和个人兴趣行事。在这之后写的《苏格拉底的困惑》(1997)是一本文集，内容包括随笔、论文、评论，以及诺齐克的几篇哲学短篇小说。

他的后一本书是《恒定性：客观世界的结构》(2001)，探索真理与客观性之本性，考察主观意识在客观世界中所起的作用。这本书详细考察了伦理真理性，同时对普遍真理是否与文化和社会因素有关进行了论证。

同他的文风一样，诺齐克的教学生动、开放、方法多样。他从不重复讲授同一门课，但仅有一次例外。这次例外是，他在1982和1983年两次讲授了“生活中最美好的事”这门课。他试图从课堂讨论中得出一个有关价值的普遍理论。课程记录将其描述为是对“诸如友谊、爱情、对知识的理解、性愉悦、成就、冒险、玩乐、奢侈、名誉、权利、启迪以及冰激凌等被认为是最美好事物的性质和价值”的一次探索。

诺齐克在讲课中从不用教案，他喜欢在教室来回走动，易拉罐总不离手，吸引他的学生们加入对当堂话题自由开放的讨论。

他曾经力辩说，传统的授课方法是把已有的伟大的哲学思想和观点灌输给学生，而他的“说出瞬间想法”的授课方法要优于传统方法。

“给出一个现成的，完整的观点，学生很难从中体会到在哲学领域开辟新天地，然后看着它发展，并尾随它做些什么的感受。”

教学也是他发展思想的一种途径，他总是把这些思想写入后来的书中。有一次，他这样告诉记者：“要想知道我下一步会做什么，只要关注一下哈佛的课程安排就可以了。”

诺齐克在布鲁克林长大，并就读于那里的公立学校。在那里，他偶然接触到一本平装本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正是这本书使他感受到了知识的震撼，他由此开始接触哲学。诺齐克在他1989年所著的《生命之检验》一书中，描写了这一段经历——“当时我十五、六岁，走在布鲁克林的大街上，拿着平装本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封面朝外。我只是读了其中的一部分，没理解多少，但它使我振奋，我知道它包含着某种奇妙的东西。”

1959年诺齐克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而后又分别于1961年和196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后，他滞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任职。1969年转入哈佛大学任正教授，时年30岁。1985年，他成为阿瑟·金斯利·波特(Arthur Kingsley Porter)的哲学教授，并于1998年被指定为约瑟夫·佩莱格里诺(Joseph Pellegrino)大学教授。

诺齐克一生多次荣获各种奖励和荣誉，其中一项是美国心理学协会于1998年授予他的“总统奖”，这项奖称他为“在世的最睿智、最富创新精神的哲学家之一”。

诺齐克还兼任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成员；美国国会图书馆学者委员会成员；不列颠学院的交换学者；哈佛大学同事会高级会员；1997至1998年，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部主席；1997年任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的访问学者(Christensen visiting fellow)；198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政策会议上，任美国代表团的顾问。

1997年春季，他在牛津大学做了六篇关于约翰·洛克的讲座。他获得来自古根海姆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科国家资助基金以及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资助。

他的生命在他的妻子吉尔图德·施那肯伯格和他的两个孩子艾米丽·萨拉·诺齐克和大卫·乔舒亚·诺齐克身上必然会延续下去。

诺齐克将在一个私人仪式上被安葬。纪念活动计划于二月份的某个时间举行。

(Ken Gewertz, "Philosopher Robert Nozick Dies at 63: Considered One of Century's Leading Thinkers", 原载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2002年1月24日, 责任编辑: 张小简)

[回主页](#)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所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010)8519507 传真：(010)65137826